

山有多高,水有多长。

高山峡谷间,总有一弯一弯的水从草木的浓绿中滤出,或奔腾跌宕,搅动着山林的青翠;或汨汨流淌,晕染一路的清爽与暗香;或静若处子,清清地映着山影,树影,云影,偶然掠过的鸟影,以及听得见却看不见的秋虫长吟短鸣。

有水就有鱼。人迹罕至地,嶙峋山石间,涓涓山泉、溪水透明如水晶,看似空无一物,但只要你俯下身子,总能看到如银针似麦粒的小鱼游息其间,你的心跟着就流转活泛了。

我曾循着张家界金鞭溪溯流而上,爬到六百多米高处,人累得气短,可溪中粒粒小鱼却悠哉游哉,仿佛调皮地朝我眨眼睛。在高耸的天华峰下,汪着一个堪比澡盆的水坑,我正寻思水来之处,不料几尾松针般的鱼儿晃入我的视线。记得那是一个早秋,醉山野的溪谷已经断流,谷底裸露着沙石,仅存的三五个小水凼,被一条水线串在一起。在这里,我发现小鱼仍不失其乐,一个个扁着身子在水凼间来往穿梭……

高山深谷里的鱼,它们来自哪里呢?度娘给出解释可谓千奇百怪:沧海桑田说、龙卷风或鸟类“搬运”说、山有通海之眼说、借助山洪洄游说、生物进化说,我揣测皆有可能。

来源是重要的,但那是生物学家和环境学家的事,我只在意与惊叹造物主的神奇,它常常将“不可能”变为“可能”,使这个世界变得光怪陆离和丰富多彩。当然,我也感喟生命的坚韧与随遇而安。一条浅浅的溪流或水凼,小鱼儿便能据此安身立命,该怎么游还怎么游,不失其生命天然的快乐,反正我很难做到。

与山谷里的鱼儿不同,江河湖海中的鱼儿有着广袤的水域,自由度非

山谷里的鱼

张 红



暖阳 李海波 摄

常大,泼刺一声江海阔,仿佛穷尽一生也无法触及边际,铺天盖地的阳光对它们而言,似乎是与生俱来的福利。再看公园里的红鲤们,算是鱼中的幸运儿,它们养尊处优,算是鱼中“社牛”了,只要看到人,它们就像皮划艇一样齐刷刷迅疾游过来,翕动着圆圆的嘴巴讨要喂食,喂着喂着,它们就“变形”了。

我留意过,那些落在山谷里的鱼儿,它们生活在瞬息万变的环境中,各种危险随时都会降临,因而它们多是“社恐”者,听到细微的声动,哪怕是一片凋零的落叶,它们也会迅速钻进石

缝或沉入水底。在环境不能改变时,山谷里的鱼儿会学会改变自己,与环境媾和,彼此达成默契。我发现那些成年的鱼,它们的身上有着与山溪环境相似的砂砾色或斑纹,因而每一条山溪的鱼都是独特的。你可以说是造化弄人,也可以说随物赋形,都可以。

无论是在乱石堆积的浅溪,还是巴掌大的水凼,小鱼儿反应之敏捷,游速之快,是湖塘里的鱼难以望其项背的。它们不愿享受嗟来之食,早已习惯于饮山泉、食草叶,就像身居陋巷的子路,一簞食,一瓢饮,不改其乐。我有时会傻傻地想,山谷里的鱼儿肯定

也有梦,梦见烟波浩淼的江河湖海。当一场暴雨降下之后,它们会借助湍急的流水走出幽深的山谷,融入一个崭新的世界。我只是不知道,离开山谷的鱼儿,它们有没有“乡愁”。据说鱼只有七秒记忆,我想,这也许是它们快乐的成因。

其实江河湖海里的鱼儿生存环境未必好过山谷。随着工业化进程、山林过度开发、人类活动的加剧,鱼类的生存环境都不同程度遭到破坏。以长江为例,在禁捕之前,鲟鱼已经灭绝,野生河豚数量极少,刀鱼种群岌岌可危,中华绒螯蟹接近枯竭。

很多年前看到一个视频,一道水坝高耸入云,水坝的上游是洄游鱼类拼死也要回去产卵的地方,然而高耸的水坝挡住了去路,它们只能奋力跳跃,但不是被大坝挡住就是被激流冲了回来,它们一次次跃起,又一次次筋疲力尽落在坝底,而此时守候在岸边的捕捞者和水鸟们,却趁机打劫。鱼有没有眼泪呢?想必是有的,只是人体会不到而已。

水的路,就是鱼的路;鱼的路,其实也是人的路。终究天不灭鱼,长江十年禁渔,为长江鱼类带来一线生机,保护野生鱼基因库,为鱼类争取世代繁衍,缓解鱼少之困,并为长江江豚在内许多旗舰物种的保护带来了希望。随着保护力度的加大,鱼类资源锐减态势得到一定遏制。

我又想起隐藏在山谷溪流中那些如花针、似麦粒的小鱼儿。大自然的荫庇无处不在,贵为万物之灵的人类,是否该给鱼儿一条生路呢?

有人问禅师,为何念佛时敲木鱼而不敲木鸡、木羊或其它什么,禅师答曰:“世间最勤快生物莫过于鱼,从不合目,终日游动。如此勤奋还需敲打,何况人乎?”名为敲鱼,实为敲人。

说说生成式人工智能

喻智勇 简 平

如文本编辑润色,比如文本配音,比如各语种翻译,比如影视制作,比如辅助教学,人工智能的确替代了不少人工作业,先前工业流水线上的无人操作场景现已出现在了文化行业。而生成式AI则更进一步,不仅仅只是外在的技术手段的丰富和多样化,更是试图催生出原创性内容,包括新的文体、新的节目形态、新的特技效果、新的叙述语言、新的教学模式,现下主要致力于从全部由人力完成,到AI起草大致的内容与框架,完成大部分数据收集,进行文本编辑,最后由人负责审阅与修改补充。这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传媒与教育领域的内容生产方式。所谓内容为王,生成式AI给传媒和教育未来的创新发展当然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。

不过,实事求是地说,目前的AI技术,特别是在传媒和教育领域应用较广的生成式AI,它的可解释性、可验证性还是很低的。简单来说,AI基于大数据生成的模型,就像一个只有入口和出口,而中间过程是不可见的黑箱,人给出需求后,经过这个黑箱一系列复杂的拟合,才最终生成结果。而这个生成的过程,人却无法理解,也无法判断对错,只能看结果是

否符合人的要求,换句话说,AI只是根据输入不断的拟合,接近正确结果而已。而对于输出要求较高,较为精细的内容,AI仍有其不能触及的高度。

所以,生成式AI也躲避不了这样一个事实,也即无法回答“这事你会做吗?这事你会做成怎样?这事你如何做成?”这样的问题。于是,这就说到了生成式AI的“应然”。顾名思义,“应然”是指应该是什么样子。那么,生成式AI该是什么样子的呢?老实说,它自己回答不了,而且,也不是它自己能够决定的。生成式AI其“应然”不是自带的,不是自己具备的,而是人赋予它的。是人希望它成为包揽工作的揣度者,是人希望它成为“万能工种”,是人希望它理解并完成各种各样复杂的需求。说到底,生成式AI在传媒和教育领域没有其“应然”。这是由传媒和教育的特性所决定的。传媒和教育的性质决定了其为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”,它们担负的责任和使命是塑造人,是建设人的心灵,是构筑人的精神世界。因此,属于心灵、精神塑造层面的带有情感温度的传媒和教育,其根本性的内核无法由人工智能来替代。我们可以想象未来站在讲台上的

都是AI教师,它们可以教课,可以批改作业,但它们无法有效地施展爱的教育,以身作则地让学生非但学知识,更要学做人,以表率的作用影响学生的人生成长,以真心真情去打动和感化“问题学生”;同样,我们可以想象未来坐在新闻编辑部里的都是AI记者、编辑、编导、主播,它们可以写稿、改稿、编稿、读稿、进行新闻访谈,但它们无法深入新闻现场获取素材(即便摄录也受控于一线记者),无法以一个传媒人的人文情怀、新闻理想、社会良知、悲悯之心通过新闻事件的真实传播唤起受众的共鸣共情与反思反省。

总而言之,生成式AI在节约人力,收集并处理大量数据,避免重复劳动,提供创意点子,呈现业态新的面貌等方面,对于传媒和教育领域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帮助、推动和促进作用,而真正能够打动人心的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”则非人类自身莫属,人工智能无法探人和深究人心、人性,真正完成对于人的心灵塑造的不断产生并完善的“生成式”的原创性内核的只能是人,其要义是思想、情感和价值观。所以,我们不能也不应把传媒和教育领域“人类灵魂工程师”的责任和使命全然交给人工智能,永远不可放弃作为传媒和教育工作者本身的努力和追求。人类和人工智能之间是密切协作的关系,是互动互为的关系,而且人类始终是它的“甲方”,是它的“导师”。归根结底,生成式AI是一种马歇尔·麦克卢汉意义上“人的延伸”。

